

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螻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

春秋魯哀公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臯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遂囚

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  
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  
焉何景伯名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其不  
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

杜預曰吳信鬼故以恐之

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  
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  
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責  
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顏淵問曰臧  
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  
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  
稱也

武仲爲季武子廢其長子公鉏而立其  
所愛悼子後公鉏與孟氏合而譖之武  
仲乃出奔

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

魯襄公四年冬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  
鄆伐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  
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武子短小故曰朱  
儒

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  
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  
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也

### 置六關

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  
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  
也

妾織蒲

蒲席

三不仁設虛器

先聖大訓卷之六  
王肅曰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得有故曰虛器也

縱逆祀

夏公弗忌爲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  
文仲縱而不止

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文仲以爲神  
命國人祀之

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  
避其難

武仲奔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  
公將有難故辭之以避禍

是智之難也有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  
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怨也夫夏書曰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廢長立少不順也已所不欲不施於人

恕也使武仲爲公鉅則豈欲人之廢已乎

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

愛者仁心之發知愛則知仁矣

度近智

遵先王之法度則智者也

爲已不重爲人不輕

去其已私則大公矣

君子也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所問次者又欲有所進也故孔子告之以弗學而行弗思而得之妙物我之私既去則本有清明之妙自著自無所不通視聽言動無非變化無思無爲覺者自知顏子勉之及其覺也三月不違

顏子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

計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子第五十

顏子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以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之上今俗語猶有此君子惟義而已矣其有不合於義則相疾然而人皆有善退而相愛者愛其善也小人利而已矣故於爲亂相愛者苟目前之利也退而相惡者實知爲亂者之爲小人也或以猶有不利於己者也又詳於責人不思彼猶有善心故也

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

仁人也

人不能無過故心必有非焉非之則可以相規而弗可於他人之前言其非仁人於他人之前言吾不知其仁人也是訾之也非相規也弗能猶弗欲也

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朋友相親之久其間言語過差或不能無相失不能無怨是亦心必有非焉之一端也或行事有相怨久怨不思由本心純明靜止本無怨也不忘久德亦以本心純明有感斯應而不忘也故曰仁矣夫

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

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蓋孔子問其於學問中何所好樂也不料子路以長劔對徒猶只也子路年亞於孔子又好勇又其初見故稱其能順導之

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

無相教之友則於所聞誤聽而差失矣御狂馬不釋策

馬狂則策不可釋喻狂縱者必痛改

操弓不反檠

檠所以輔弓者王肅曰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



先聖大訓卷之六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  
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

謗毀仁者憎惡士人

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  
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

言竹箭可以貫達犀革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  
矙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  
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强不達

強力通達因子路之強導之使力學

不勞無功

勤勞乃有功亦因其強力就使之學

不忠無親不信無復

忠信亦君子所自有因以明之

不恭失禮

先聖言卷之六  
恭則子路之所闕言之於末亦不深違  
之

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  
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  
事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包在五者中  
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  
爲善事而無犯其禮也孔子爲魯司寇見  
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我進曰  
管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弗我聘則弗  
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  
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  
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  
聘我者孰大於是哉

孔子所以屈節而未去者以父母之國  
昭公君臣相攻大亂今雖小定而有司  
不治則將亂此其利害之甚大者康子

雖不悅未至于甚故權其義之大小而留

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螻蛄蟬屬又名蛸螻以其聲名之也爲政不必以刑以力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民自默應而化亦猶螻蛄之聲雖不及十里而聲猶在耳此理甚明而自漢以來君臣多莫之信吁可惜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

王肅曰雪拭

非爲食

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

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  
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  
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  
宣姪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  
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  
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以  
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

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

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

身欲正一國之姪昏死而無益可謂損矣

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之曰孔子為政必霸霸

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

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

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

衣文衣而舞康樂

家語康樂作容幾

及文馬四十

駟以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姪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

家語已作

以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家語婦下有人字謁作請維作聊

孔

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

予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以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

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所謂貌惡非謂醜陋司馬遷淺陋不識聖人之旨當自柔懦苟簡之類自是有不善之貌而知人之難自有中心之微不見於外者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

長者上之也

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

心領其旨

子曰攻其所不能

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

楚昭第五十一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弦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愠而對

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管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女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女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女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女

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  
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  
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  
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  
不爲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  
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  
嘗困於曹  
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  
句踐爲吳所敗以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  
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重耳句踐之況蓋爲子路而發子路未  
知道故因以感之使進德若夫孔子則  
未嘗以困厄爲憂何所損益嘗詳觀孔  
子之言率因人而發論語所載甚簡殆  
約其辭而記之歟此取諸家語嘗有此  
情狀



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豈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

種之爲稼斂之爲穡

良工能巧不能爲順

不能順從人意

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

不脩其道意指子貢

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之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

謂非隱居不出

世不我

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

先聖大言卷之六  
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之謂未

得爵位則樂其意

意謂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其

樂無窮

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

既得之又恐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

之樂也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自衛將入

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

史記作竇鳴犢徐廣注云或作鳴鐸竇

犢

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

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

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

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

臺灣國家圖書館數位化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先聖大訓卷之六  
三六  
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鳥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操以哀之

史記云還息乎阨鄉作爲阨操以哀之其注王肅曰阨操琴曲名也家語亦王肅注曰槃操琴曲名也

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爲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

鄒鄒通此操辭取諸孔叢子其不濟河還息鄒作操家語與孔叢子同

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

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子路問曰有人於此  
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  
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  
與已與不女欺

人與已與之言正中子路之蔽事親而  
不以孝稱豈親之難事與蓋已猶有未  
盡其道故爾凡百皆然志曰治人不治  
反其智愛人不親反其仁此曰人與已  
與言不在人而在已此語不女欺

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爲無孝之  
名乎孔子曰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  
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  
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  
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  
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先聖大訓卷之六  
前言三者之闕使求諸已次言行既修  
而名不彰者友之罪使無出位而侵友  
之職又曰行修而名自立終欲使毋求  
諸外君子自當篤行交賢名自隨之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餒病孔子弦歌  
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  
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爲無驕也  
君子謂貴人在位者樂所以節其淫是  
無驕也

小人好樂爲無懼也

小人謂失位而賤者孔子自謂也雖窮  
厄而無懼故好樂

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乎

諷子路不知我

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孔子之宋匡  
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

先聖大言卷之六  
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  
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  
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  
罪也命也夫歌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孔  
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史記云孔子狀類陽虎陽虎嘗暴匡人  
匡人遂圍孔子

子貢問曰賜旣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  
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  
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艸木植  
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  
而不意不以爲意恢其志而無不容

子貢未知道故姑使恢之歟恢容習熟  
則復乎本有之大矣抑記者差其旨歟  
爲人下者以此

夫道一而已矣隨所問隨所宜因以明

之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喟然歎曰管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

王肅曰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史記作習禮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歟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史記孔子曰要我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哉靈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

曰無戰意吾所伐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卒不

果伐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族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

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

行

五帝第五十二

季康子問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

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者丘也聞諸老

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

成萬物

木春火夏金秋水冬或曰土旺於夏之

季或曰土旺四季或曰土偏於四時

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

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

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



先聖大訓卷之六  
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  
水康子曰大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  
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  
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  
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

觀孔子之言則自大皞而上未有帝王  
出而統治天下者至大皞即伏羲始作  
八卦造書契始修大君之政始稱木德

以配天使後世知居帝王之位者必德  
配天而後可

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  
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  
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  
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

是間疑闕  
之神二字

佐成

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  
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

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  
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  
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  
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  
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  
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所統則其所以  
相變者皆主何事

王肅曰怪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

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自所王之德外餘皆爲次焉

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歛用昏戎  
事乘驪

鐵色馬戎事用馬多矣豈能一一皆驪  
其以三代時用衆不多其車寡耶

牲用玄

夏后氏不用金德之白而尚黑者何也

先聖大訓卷之六  
四  
本德不用其先聖王特以明道即使人  
思而覺耶易曰無思無爲者此也文王  
不識不知者此也或者難曰本德不可  
用也何必專尚耶應之曰易代改號雖  
聖德足以服天下其間不無小人或有  
異志則更所尚之色以一天下之心此  
弭亂之道聖王愛民之心也

殷人用水德王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

乘翰

王肅云白色馬

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  
出

日中白日出赤

戎事乘驪牲用騂

騂赤色而周禮牧人陽祀騂牲陰祀  
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外祭用廐

也非皆用騂牲尚騂牲而貴之也與  
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  
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  
舜以水德王色尚青

王肅謂土家宜尚白土者五行之主王  
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色青殷水  
家宜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鳴  
呼王說穿鑿甚矣使古果有是說則孔

子宜具釋康子必請所疑今孔子不言  
康子不疑而不問者以孔子所言明白  
無可疑者孔子所言各從其所王之德  
次焉言其餘皆爲次唯王者所欲尚則  
尚之別無義也當時語語詳明記者約  
其言唯曰次焉致後學生疑古記多此  
類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

先聖大訓卷之六  
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  
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  
龍兼食於社而弃爲稷神易代奉之無能  
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大皞以降逮於顓  
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  
其德不可以多也

命性第五十三

魯哀公問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  
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  
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  
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  
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  
而微煦

煦音詡又吁句反煦烝也俗謂之變烝  
然後有見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

牘然後能行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

本作亂又謹初斬二反說文云毀齒也十有四而化

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二七十四

一陽一陰奇耦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人之性命即道而未有知之者故孔子因哀公之問以言之命者性之始虛名爾非有命性之二體也曰分者何也道則一人則衆因人之常情而言自一而散殊故曰分於道自形而言也人與道實未始分也分則異矣何以曰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人之用無非道者

分形於至一之中謂之性故性未始不  
一以一陽一陰奇耦相配謂之道合化  
成嗚呼聖人之明道如此切的彼不知  
道與知道之未大明者安知斯妙易曰  
歸妹天地之大道也又曰男女正天地  
之大義也昏禮行事必用昏昕所以示  
陰陽之交天人無二道也人惟動於意  
欲始邪始淫而失道矣有始必有終者

形氣也性命之妙有清明而無生死也  
曰形於此者於此著明也非形氣之形  
也惜乎哀公之不能深悟其旨又不能  
致疑而發問也孔子曰清明在躬又曰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曾子曰皜皜此有所見矣亦可以言形  
矣而實無體

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

先聖大訓卷之六  
四十六  
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  
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  
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  
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  
往則自婚矣群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  
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  
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正歲夏正九月霜降九者天數之窮又  
爲化育之始因時合偶所以配天也又  
況婦功是時亦成

冰泮而農桑始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  
天道而長萬物者也

易曰乾道成男男即天道顧人自不知  
天生萬物男子亦生子姓立萬事亦明  
天人一道

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



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

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

王肅曰聽女宜為德

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

勞勤而任其理之所當為亦足以長益其家事

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

鄭康成曰酌而無酬酢曰醮冠禮醮無

酬酢婚禮父醴女而俟迎者不言女有

酬酢故曰醮故再嫁謂之再醮與

教今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闖

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擅為行无

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

夜行以火所以効匹婦之德也

參知謂從夫而請於姑舅與

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

子者世有刑人子者

遭刑之人有惡德

有惡疾子者

慮其氣類相傳

喪父長子者

無父兄主之慮無檢束凡此五不取之意所以謹其始故卒曰重婚姻之始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

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其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文子第五十四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

文子使太叔出其妻而以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

妻文子怒

孔子舍蘧伯玉家就訪焉孔子曰蘧篚之  
事則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孔子  
之始至衛也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  
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  
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

音然

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  
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  
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  
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  
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  
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

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  
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  
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  
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  
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  
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  
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  
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

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罪  
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謂何也子曰

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  
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  
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衛孫文子得罪  
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  
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

猶燕之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

又

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

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

義可謂善改矣齊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

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

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

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

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

即學之孔子孔子大聖无不該文武並用

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

悅樊遲以告孔子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

有能矣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

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

臣有遺命焉囑家老使二臣必事孔子而

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

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

傲孟僖子可則傲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  
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昭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又不  
能荅郊勞故懲已所病誨其嗣使學於  
孔子孔子前稱季孫此稱孟僖子不以  
人之悅已崇已爲嫌者聖人无已私故  
也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

子革鄭丹

左史倚

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  
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  
可爲良史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  
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  
於祇宮春秋傳祇作祗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  
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

曰祈招之惜惜乎

春秋傳無乎字

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式者發語助辭

刑民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

王肅曰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

之心言無厭足春秋傳刑作形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已

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

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

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

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

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

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

庶子昭而立之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

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

昭子之不勞

不以立已為功勞

不可能也周任有

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寬猛第五十五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

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

之澤

苻音蒲

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

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汔

許訖反

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



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

孔子善子太叔能糾之以猛而言則每以寬和始終首言施之以寬次言平之以和又言和之至聖人深慮人之復偏於猛也

及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吳伐陳楚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杜預曰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

甲子西結子期啓子闞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大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杜預曰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禳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及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

師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

家語有作在其行作厥道滅而作底滅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昭王無我唯道義之從略不以死亡爲  
意故曰知大道

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  
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子期謀師閉塗  
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衛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訪於孔子孔子曰甲兵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罵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  
聖人無意必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  
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先聖大訓卷之六  
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此據春秋左傳國語云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

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糴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家語先載國語次載左傳首言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今文藪爲逾四秉曰筥四筥曰稷國語韋昭注曰缶庾也引聘禮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斛也稷

六百四十斛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二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爾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子鉏

字即鉏

商獲獸如麇而肉角以為不祥

以賜虞人冉有以告曰豈天之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魯人聞之乃取之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

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  
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  
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杜預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非事實曰  
吾無取焉簡則不敢傳記固多差訛而  
簡於此未見其爲決然非事實也以衆  
人而度之則曰何至于泣又曰何爲以

麟自喻自矜也是安知聖人大公無私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無思無爲窅然不  
動未爲得道之全喜怒哀樂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豈衆人之所能識  
況語子游師弟子至情無僞非言於他  
人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左傳公曰子告季孫政在季孫故云論語公曰告夫三子然則公必曰并告二子故論語云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新築人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斬縣闕其一方其形曲

繁纓以朝

馬纓見禮器郊特牲謂五采交錯如樊籬歟鄭康成改作鞞周禮巾車作樊許之書在三官

王肅云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  
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子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  
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  
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安民政之大節也若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  
止也已樊遲問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  
可謂忠矣而君別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

古之士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  
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

主之明闇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

能衛其足

葵傾向日  
隨日以轉

子貢問曰晉文公實

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  
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宰我問  
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